

■聚焦文艺批评生态新现象(下)

作家、评论家上阵脱口秀,新书研讨会变身单口喜剧……

当脱口秀挤入文艺批评赛道 是“撬动蓝海”抑或“流于花边”?

■本报记者 许畅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个窗明几净的会议室进行新书研讨,没想到变成接力讲脱口秀的喜剧表演。”走进北京鼓楼西剧场前,作家、影评人毛尖压根没意识到这是一个脱口秀舞台,当四周灯光暗下,她手持麦克风来了一段“都是套路”的演讲,犀利剖析国产电视剧,自带二倍语速,金句密集,笑声掌声不断。

“没有编剧,没有提词器,连李雪琴也没有……”前不久,沪上作家书店的文学脱口秀大赛系列视频上线,一开场便逗乐了观众。两小时“全程高能”,取材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经典梗”与花式“吐槽”齐飞。

当某种狭义上的文学阅读和评论,借力脱口秀等流行艺术样式进入大众视野,究竟是“撬动蓝海”还是“流于花边”?“当下文学生态分层分众的壁垒现象依然存在,脱口秀形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批评的有效性,还有待观察。”在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眼中,理想的文艺脱口秀应直击创作现场,在知识构成、信息运用、逻辑拆解上更清晰犀利地呈现文学影视界的面貌,而非流于仅仅为了搞笑而搞笑,或是小圈子专业术语的堆砌。

“观众哪怕是来自‘业余’领域照样能从中提取有共鸣、有共情、有槽点。这就需要从文艺现象中捕捉公共话题和社会情绪,让文艺脱口秀爆发出更具批判性的力量。”

文学与脱口秀组 CP, 花式“吐槽”火出了圈

“金盆洗手之时必有坏人上门,成婚拜堂之前必有横刀夺爱,法场行刑之际必有刀下留人”……十几分钟“毒舌”视频里,毛尖快意拆解部分国产剧中烂俗桥段。这段自带“笑果”的脱口秀式评论在朋友圈刷屏。

“整体上视频版比文字版传播得更广阔,抵达了更多人群,一方面出于自媒体平台传播力,另一方面也因脱口秀已成为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毛尖认为,脱口秀空间具有亲和力,类似传统说书人的当代变体,自带亦正亦狂、可庄可谐风格,有效补充了一些文化发布场域略显拘谨僵硬的面向。令她欣喜的是,这段视频并没有停留在“逗人发笑”,反而收集到不少编剧朋友的反馈——

“以后要避开你聊到的套路了”。这也正契合了她的初衷——提醒人们警惕影视剧创作内在的惰性。

“一开始听到‘文学脱口秀’吓了一跳,以为一个绝世美女被劫持了,后来发现也可能是一位女侠解救了白面书生。”《收获》主编程永新如是说。在策划人、编剧宋方金看来,喜剧是搞笑的,也是严肃的,“脱口秀+知识分享+主题演讲+新书发布”形式正是产业跨界融合“新物种”,在审美趋向不断流变和内容诉求快速迭代的当下,既探索了喜剧边界,也让文艺评论的表达路径更为多元。

基于此,文学脱口秀一派蓬勃。以作家书店的文学脱口秀大赛为例,参赛选手中既有高校教授、评论家、作家,也有媒体人、出版社编辑、中文系学生等。余华新作、千年诺贝尔奖陪跑村上春树、文青的真实生活、网络文学的当下等,各种热门话题都成了“爆料”。

第一次亲密接触后, 如何反哺更具活力的文艺生态

然而,任何传播形式都有其优势与

不足。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所说:“没有一种形态是万能的,扬长避短最好。”

比如,青年评论家李壮“斗胆”吐槽余华的新作《文城》是一个“土味霸道总裁”找初恋的故事,引发了不同声音。有学者认为这种“笑点密集”式点评创新了对热门作品的理解维度,但也有批评家不满足于“插科打诨”,期待兼具穿透力与传播力的文学洞察。

“脱口秀是一种追求刺激和短时段快感的节目形态,如何在注意力经济和小快乐文艺泛滥的时代,让这种形态具有深度和宽度,需要长时段、深度的文艺和理论哺育。”毛尖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是脱口秀的文化任务,“但如果脱口秀没有这个文化视野,就走不远。”

书评人韩浩月认为,眼下脱口秀备受热捧,离不开这一艺术样式自带的“素人属性”——“不刻意依赖明星或公众人物,各行各业有经验、有积淀的普通人,有机会道出接地气的观点、有意思的见解,就能释放出一定的影响力。”业内期待,藉由文学脱口秀等流行文化形态,锻炼培育年轻有活力的文学评论队伍,增强语言艺术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助推全民阅读“多声部”合奏。



舞台剧《红色的起点》剧照。(上海大光明文化集团供图)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今年3月从上海出发,已历经全国八城巡演的舞台剧《红色的起点》将于今晚回归“党的诞生地”,在中国大戏院连演两场。

该剧以叶永烈长篇纪实作品《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为创作蓝本,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知名导演与编剧田沁鑫挂帅,融合朗诵、诗歌、多媒体等多种表现形式,创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发展及壮大的历史过程。“没想到历史剧也可以这么时尚”“仅靠简单的几张桌椅,加上演员干脆利落的演出,轻松地就能让人记住这些历史时刻”……其“青春、热烈、当代、先锋”的气质被90后、00后们评价为一堂生动的戏剧党课。

与“红色起点,青年先锋”的理想信念“同频共振”

黄浦区是中共一大会议所在地,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海派文化要素集聚。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叶永烈,为了清晰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从1988年开始查阅了大量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的众多研究成果,经过12年的努力,完成了《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初稿。他用一个个故事将建党前后的峥嵘历史和建党元勋们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真实而鲜活地还原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叶永烈对其进行增补、修改,订正了诸多史实,并补充了对中共一大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这部书的内容更扎实、丰富。

面对这样一部46万字的巨著,如何吸取精华?舞台剧《红色的起点》在忠于原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大胆打破了原有的线性叙事结构,选择了1919年、1920年、1921年这波澜壮阔的三年“大事记”。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纪实手法,让走进剧场的观众与“红色起点,青年先锋”的理想信念不断“同频共振”,重温那段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历史伟大时刻。

完成一次向百年前革命先锋不断靠近的“精神接力”

“今天的主旋律创作,要用创新性的舞台手法,让当代观众带着今日的眼光去审视历史,思考当下。”一直以来,田沁鑫都在思考如何用符合当代的审美与视角去诠释主旋律作品。她告诉记者,原著文本提供了大量珍贵史实与资料,让人物不再只是历史书中的一个名字,他们有了更多细节、情绪,以及自身的改变与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百年前的故事更接近当代观众的心灵,舞台剧在叙事和结构之外,同时注重对表演、舞美、声光电音和多媒体等方面的创新,在强大的氛围感和视觉包围中“浸入”历史现场。“这是一部必须走进剧场才能感受到震撼的舞台剧。”该剧多媒体设计胡天骥如是说。整个舞台像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群像式地向观众讲述和重现这一段恢弘的红色历史故事。热烈的讨论、激烈的争论、崇高的信念、革命的斗志,在舞台构筑的一方空间里激情涌动。同时,无处不在的密探,危机四伏的处境,不速之客的闯入,也让整个舞台时时刻刻处在紧张的氛围当中。

年轻的演员们饰演百年前的同龄人,无疑也是一次“精神的接力”。创作中,他们不仅需要记大量台词和复杂的舞台调度,同时身兼数个重要角色,颇具挑战性。演员们大多来自上海戏剧学院青年话剧团,出演过青春版话剧《狂飙》《红玫瑰》等多部作品。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影像资料之外,还接受了数周形体训练和台词训练,做到内外兼修。“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新中国的成立……我们都在课本里学过,但是今天通过这种方式与历史靠近,我们不仅从内心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感到敬佩,并且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不只是书中的知识点,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剧中薛文淑的扮演者马小雅说。

记者了解到,结束今年百场巡演后,舞台剧《红色的起点》将回到中国大戏院成为驻场演出。

从「党的诞生地」出发,历经全国八城巡演的舞台剧《红色的起点》将回归申城,它被90后、00后们评价为——

一堂「青春、热烈、当代、先锋」的戏剧党课

■游戏产业新观察系列之二

甘愿为纸片人“氪金”? 乙女游戏走红折射的不仅是巨大市场需求

■本报记者 卫中

“喂,我是白起……这几天有什么打算吗?我记得你说过,之前在家憋了好久,想趁着假期出去大玩一场……有我在,你一定能玩得尽兴。”近日,许多《恋与制作人》的玩家接到了游戏中纸片人“朋友”打来的电话,温柔地相约五一假期出去玩。随后, #恋与制作人 打电话# 的词条又上了热搜,获得超过2700万次阅读量。

《恋与制作人》于2017年上线后迅速成为爆款,时至今日虽然热度下降,但据“国产二次元手游观察”统计数据,2020年这款游戏的流水收益仍然高达5.2935亿元。

女性玩家为何一直对纸片人“朋友”如此长情?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以《恋与制作人》为代表的“乙女向”手游,某种程度上为玩家打造了“情感乌托邦”——从数字虚拟空间中体验情感快乐。也有学者指出,恋爱游戏的本质是“白日梦”,投射了玩家对虚拟理想自我建构的需求、对理想恋爱对象的期待,高额游戏消费市场反映出青年人对现实生活情感的较高需求和低满足感。

只是被当作对现实情感需求的补偿

与《恋与制作人》相关的热搜远不止一次了,去年7月份,歌手金莎兴奋地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自己接到了“李泽言”的电话,由此引发的热搜当天就冲上了榜一。由上海叠纸科技开发的《恋与制作人》提供了李泽言、白起、许墨、周棋洛、凌肖这几位样貌、性格、职业等不同人设的纸片人“朋友”,总有一个能被玩家pick到;再加上有时甜有时虐的动人剧情,因此深受玩家青睐。

据极光大数据调查显示,《恋与制作人》的女性玩家比例高达94.2%,其中30岁以下的玩家超过90%;并且一二线城市玩家的比例占比57%,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由此可见,选择纸片人“朋友”的用户画像可以概括为“一线城市的年轻女性”。

既然是“朋友”,那当然每天互动。据调查数据显示,每天花2小时陪伴纸片人“朋友”的活跃用户为29%,每天花1小时陪伴的活跃用户为22%。金莎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单身数年的她一直沉迷于玩恋爱游戏,连过年过节的时候都给游戏角色李泽言发消息:“生活当中没有这样一个很投契的人和我对话,所以我宁愿选择虚拟人物。”

“精心打扮去约会,却吃了男朋友一肚子的气回家,还不如躺沙发上陪李



▲高天旭摄

线下举办的“恋与制作人主题下午茶”活动现场。

▼毛婧海报

制图:李洁

泽言”——这是一位玩家在《恋与制作人》的游戏评论区留言。“现实中得不到爱、感动和陪伴,纸片人可以给。”“纸片人不会背叛情感、不会贬低或抛弃另一方。”“可以寄托情感需求,永远不会因为对爱的索取而疲惫,只有长久的喜爱和陪伴。”……

有那么多优点与好处,和纸片人“朋友”相处唯一的缺点或者说成本,就是“花一点钱”,“现实生活中谈恋爱约会,也有经济成本,所以也是应该的”。为了尽快解锁游戏角色或场景,玩家们在游戏内“氪金”毫不吝嗇,头部玩家甚至为游戏投入数千元乃至上万元。据《游戏研发力量调查报告·行业篇》的数据,2020年中国女性游戏市场规模约为605亿元,并且预计2023年的规模将达到958亿元,“中国

女性向游戏市场规模正处于上升期”。

游戏娱乐日益发达,年轻人更应保持清醒“自律”

以《恋与制作人》为代表的女性向恋爱游戏又被称为乙女游戏,其本质上与浪漫小说的文化内核一致,密歇根州立大学文学博士、杜克大学文学与历史系荣誉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在她的专著《阅读浪漫小说》一书中写道,阅读浪漫小说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心理需求的一种补偿,让女性代入小说女主角获得情感呵护,并且在虚拟的世界中获得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与传统的浪漫小说相比,乙女游戏在满足女性情感需求的同时,也提

供了高度的视觉体验。

游戏里的纸片人“朋友”设立了比现实中的他“更懂你”的可能,让玩家自然把社交需求投射在游戏中。但是,有专家提醒,这种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快乐始终无法完全代替现实中的快乐,就如同电影《头号玩家》结尾时主角规定每周定时关闭“绿洲”服务器一样,在游戏娱乐日益发达的同时,人们更应清醒“自律”——防止沉溺虚拟梦境,直面现实生活并为之努力才是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指出,这一代年轻人是婚恋“困难户”?其实,90后、00后对两性情感交流的高标准追求“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赞赏;但同时,他也建议年轻人:“用一种美好温暖的方式,互相交流、互相担待。”